小小说

海尤是条鱼

□鲁迪

海尤喜欢吃鱼,每餐必吃,无鱼不欢。一瓶酒,一条鱼,很少吃饭。鱼,就是他的一日三餐。

海尤吃的鱼跟别人不一样,都是自己下海亲自抓来的。每次抓鱼,他都去岱岛的浅海。仿佛跟大海有个约定,海尤从不多抓,宁愿吃完再下海。他说:“一人吃饱全家不饿,不能贪心。”说完,人往海里一扑,钻到水底,不一会儿,手里就攥着几条鱼上岸了。

海尤水性特别好。村里渔船出海,螺旋桨被破渔网缠住、发动机熄火、船回不来时,总会有人来喊海尤。海尤二话不说披上棉袄,跟着小船赶到出事地点。他拧开随身带的白酒瓶,“咕嘟咕嘟”猛灌几口,便纵身下水。这活儿极其危险,几乎每次都是把性命拴在裤腰上,一不小心,要么被潮水卷走,要么被螺旋桨打中,再也回不到岸上。可海尤技术好,这么多年从没出过事,名气也越来越大。说起“割叶子的海尤”,周围十里八乡无人不晓。

除了爱吃鱼,海尤还爱吃豆子,平时总把豆子揣在口袋里。他有一口好牙,跟人说话时,掏出一把豆子扔进嘴里,不是“嘎嘣嘎嘣”咬碎,而是像石磨一样,慢慢细细地用牙磨,磨碎后就着口水咽下去。跟人说话不到一支烟的工夫,一口袋豆子就吃光了。

那年,岱岛东山水库斗门的插销坏了,斗门提不上来,闸门关不严,水一直往外漫。这斗门深二十来米,没有好水性根本下不去。管水库的人叫刘杰,急得上火——村民等着水灌田,责任太大。他便去找海尤,海尤说要先下水摸摸情况。

大寒刚过,刘杰几人在水库边冻得直跺脚。只见海尤脱掉棉袄,“噗通”跳进水里,很快便没了踪影。水面渐渐恢复平静,众人焦急地望着,时间慢得像老牛拉磨,慢条斯理,让人揪心。

终于,海尤冒出头,朝岸边游来。他两只长手往水面一扒,像一条长了翅膀的大鱼。海尤爬上岸,冻得脸色苍白,牙齿咯咯作响,哆嗦着说:“这底下的水好深,冰骨刺骨。”他只说水冷,大家却想起这水库曾溺死过一个小孩,不由面面相觑。

海尤说:“水库底斗门插销要穿的那个洞,我已经摸到了。水压太大,耳朵像打雷一样轰隆响,疼得熬不住,先上来了。”

刘杰给他披上棉袄,递过酒瓶:“海尤,歇歇吧,喝几口酒驱驱寒。”他满心无奈,问题没解决,依旧头疼。

海尤喝了几口酒,又从棉袄口袋掏出一把豆子扔进嘴里,看着刘杰担忧的眼神,笑着说:“放心,答应你的事肯定办好。等会儿再下去,拿铅丝从洞里穿过去扎牢就行。”

刘杰看着他:“海尤,你能行吗?要不,明天再来?”

“那咋行?刚才不就白下水了?”海尤说完,又一个猛子扎了下去。过一会儿,耳朵疼得受不了便上来,歇片刻又再次下去。

这次时间格外长,刘杰心里七上八下,瞪大眼死死盯着水面。一分钟、两分钟……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
海尤终于浮了上来,青紫色的脸贴在水面,缓缓游向岸边。刘杰几人跑过去,连拉带抱把他弄上岸。海尤喘息许久,才轻声说:“可以了。”那句话,仿佛耗尽了他全身力气。刘杰几人一用力,斗门提了上来,底下的水汹涌奔出,大家欢呼起来。

海尤拿到了八十元工钱。这是他当年挣过的最大一笔钱,也成了他后来时常吹嘘的资本。

“现在跟你们说也没事了,我当时差点回不来。一下水底,就感觉有人拽我的脚。我心里默念:我是好人,从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,就连抓鱼都不贪心。我这次是来做好事的,你放过我吧。”

说完,海尤自己先哈哈大笑,嘴里嚼碎的豆子喷了别人一脸。大家只当听故事,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。

但从那以后,海尤再也没下过水。原本的风湿病愈发严重,疼痛折磨得他整夜难眠,变形的关节让他渐渐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。

这天,刘杰又像往常一样来看海尤,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刘杰说:“海尤,其实那次你后来完全可以不下去,我心里一直特别过意不去。”

海尤笑着说:“人各有命,哪有因为自己生病就怪别人的道理。何况我收了钱,报纸也登过了,值了。”

阳光明亮,天气暖洋洋的。刘杰用自行车推着海尤来到海边,咸涩的海风拂过海尤凌乱的头发,海面粼粼波光晃得他眯起眼睛。他说:“我前世可能是一条鱼。你看,一条鱿鱼。”他举起关节肿胀、弯曲变形的手指笑了起来,笑着笑着,眼里流下了泪。

心香一瓣

口袋里放颗糖

□郑凌红

那天下午,我把同事们吓了一跳。幸好,他们在现场;幸好,她给了我一颗糖。

临近岁末,单位借用学校场地,举办了一场趣味运动会。我果断报了名。原因很简单:这是集体活动,最能体现团队精神。再加上平时大家各忙各的,不同科室、不同办公室之间交流并不多。况且,时隔多年,我对那种拼尽全力的现场感,也充满了期待。

拔河是体力活。我手脚容易出汗,为了有更好的参与感,出发前便备好了手套。这样手握粗绳不打滑,也不容易破皮出血。我从小到大没干过农活,手指纤细,曾笑着调侃自己,或许天生更适合码字。上场、热身、屏住呼吸,个个满脸通红。大家手握麻绳,严阵以待。我所在的队伍属于“文质彬彬”型,无论体型还是耐力,都比不上对方。尽管同属一个大集体,但久坐办公对身体素质的影响显而易见。好不容易打了个平手,到第三次一决胜负时,我已颇感疲乏。可男同志本就不多,又不能请外援,只得咬牙坚持。

终于拔完了。实力差距明显,结果大家都能接受。下场后,我站在场地边,不一会儿便觉得胸闷眼花,眼前的世界如同蒙了一层雾,模糊不清。我跌坐在地上,身边几位同事立刻上前扶起我,关切地问我怎么了。有人说,是低血糖;有人递来削好的甘蔗,还有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棒棒糖。

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:剧中一位男子,每当紧张或低落时,他的小女儿就会从口袋摸出一颗糖,告诉他,吃了糖就不紧张了,就会有好运。于是,他常常在口袋里放一颗糖……

口袋里放一颗糖,看似简单,对我而言,却是一直以来内心的抗拒。我喜辣嗜酸,不喜苦畏甜。人生有百味,辛、酸、甘、苦、咸五味调和。书上说:辛味能散能行,酸味能收能涩,甘味能补能缓,苦味能泻能燥,咸味能软能坚。食入五味,五脏所喜——酸味入肝、苦味入心、辛味入肺、甘味入脾、咸味入肾。五味与五脏循环往复,维系着身体每日的微妙平衡。而我却厚此薄彼,身体的失衡也在不知不觉中显现。虽未曾吃过大苦头,可心中的甜,也在不知不觉中渐行渐远。

生活的惊喜是细微的,生活的困顿与失落,也总会像一阵风不期而至。面对未知的前路,时光是否会留下那些让人黯然神伤的蛛丝马迹?

夜雨敲窗,似有人反复翻书。我的肩膀被气候牵动,心绪在夜空下沉浮。生活有时如饮一杯烈酒,我曾希望自己的胃、五脏六腑乃至全身,都能热烈燃烧。

我想,经历过这次拔河,我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。也许,每个人在寻常日子里,都需要给自己一颗糖——放在口袋里也好,藏在心底也罢,都要用一点微小的甜,抵御生活不经意间带来的疲惫与冲击。

履之留痕

岛记葫芦

□蒲斌军

我与葫芦岛的情结,绵延二十余载。

1998年7月,我从舟山师专毕业,参加新教师岗前培训。分配结果公布,班内除省优、优干留本岛外,其余悉数分至各海岛。其中有位女生落户葫芦岛中心学校。第一次听到这个陌生而富有诗意的小岛,我对此充满好奇。这座位于普陀山东面的小岛,据说比蚂蚁岛还要小,乘船需一个半小时,船班极少,遇风浪便难以成行。大家默默为她打抱不平——大好青春竟要抛洒于巴掌大的小岛,真是惋惜。对初涉社会的毕业生而言,葫芦岛不仅是汪洋中的孤岛,更像是流放青春的囚笼。

此后几年,“小岛迁、大岛建”政策推行,葫芦岛中心学校最终并入沈家门三初,那位女生自然调入了城区。看她脸上绽放的红光,悠闲扭动的身段,想到自己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调入城区,不禁羡慕——真是好运气!而在心底,我对葫芦岛生了敬畏:它莫非真沾了普陀山仙气,是座“福禄”之岛?

2008年3月,我随《舟山日报》编辑及几位文友,从墩头码头乘船前往葫芦岛。船小且旧,船舱里弥漫着腌货味、汗臭味,机器隆隆作响。一个半小时颠簸后,终于踏上小岛。小广场上,织网的妇女、休渔的渔民、赶海的老人,见到我们如见久别的亲人。他们不解:这破破烂烂的小岛,有什么好看好写?而我们却羡慕——羡慕这未受尘世污染的一方净土,羡慕岛民神仙般的日子。我们沿村道而行,在山坡玩捉迷藏,在悬崖上放歌,在石滩摆弄各种姿势。走到海边田埂,一片油菜花吸去了魂魄。经阳光和海风洗礼,它们不仅没有倒伏,反而金黄灿烂,鲜亮夺目。一群文友在花丛间穿梭奔跑,竞相拍照。夜晚,宿于原葫芦岛中心学校改建的敬老院。打牌至半,遭遇停电,点烛再战。深夜躺下,想起当年女同学的教书经历,不禁感叹。

2018年,我接航拍柴山岛和葫芦岛的单子,乘快艇匆匆登岛。码头、岸线、民居、路面,葫芦岛依然是葫芦岛,未见太多变化。但心底存疑:码头的迁移,是否意味着开发步伐已悄然启动?此后几年,关于葫芦岛整体开发的议题时有出现。作为旁观者,我只是好奇地听听想想。

2023年3月,又随普陀区委统战部参加葫芦岛绿化行动,第三次登岛。十五年过去,轮船上多了各路工匠——他们是葫芦岛的建设者,绘就共富蓝图的主力军。前舱有人大声交谈:“要想让老家发展起来,一定要用轨道交通或缆车把葫芦岛和普陀山连起来!”朴实的话语里,透着村民对家乡的热爱与期盼。上岛后,我利用种树间隙四处溜达。老码头上工人推运建材,村道正在管线替换,民居外立面漆匠喷涂,僧、道、禅等图案有了雏形。万象更新,梦想照进现实——这是祖辈无法想象的景象。

同年9月,普陀作家协会组织采风,这是我第四次来到葫芦岛。旅程充满惊喜。泊在墩头码头的“普陀观云”号体形庞大,竟是豪华游轮。环形沙发舒适柔软,双排座位靠窗处视野极佳。班次从两天一班增至一天两班,航程缩短至近一小时。整岛面貌大变。墙面重新粉刷,配上彩绘,老旧房屋翻新后韵味独特。岛上随处可见葫芦元素:攀爬在石墙上的藤蔓、水泥地上的图案、冷库门上的葫芦娃、村口的铜丝扎成的葫芦瓶…… 这富有灵性的植物,成了文化标志与旅游 IP。更妙的是,因与普陀山相近,整体开发围绕“禅”字布局,禅修康养、禅乡旅居、休闲度假三个功能区,以文化促共富。

边走边吟诵普陀山僧人悟乘的诗句:“依样画葫芦,山光淡欲无。中间沧海隔,遥望影模糊。”葫芦岛的禅意扑面而来。立面美观,路面整洁,行走舒适。整个岛屿采用青色系,与天空、海水融为一体。在多云的季节里,那份宁静与自由无法言说。最令人欣慰的,是岛民意识的变化。记得第一次上岛,村民谈得最多的是过去捕鱼的辉煌,言谈间总有些失落。而今,信息渠道多元,与外界连通频繁,村民早已走出封闭。巷口,人们热烈讨论家乡未来;遇到背包客,主动搭讪,盼着记者来多宣传。我在拍照时,一位缺了门牙的八旬老婆婆颤抖着拉住我的手,恳请我多报道葫芦岛——这些变化,让我这个局外人恍如隔世。

入夜,在十间洋房用过晚餐,有人提议去砾石滩晒月亮。一行人脱了鞋子,光脚行走。圆滑的鹅卵石硌得脚底生痛,月光从云隙里漏下微光,却丝毫不减雅兴。有人半趴在石滩上,我则平躺下来。头顶微亮的天,脚下灰色的浪,耳畔是文友们的追打嬉闹……葫芦岛的夜,果如《军港之夜》所唱:静悄悄。

在这静悄悄的夜里,回想二十余年与葫芦岛的因缘,冥冥中似有神力把我们捆绑在一起。走得越勤,离得越近,越能感受时代带给这座岛的巨变。一个个“微改造”,一次次“大提升”,掀起层层浪花,推动小岛前行。从封闭走向开放,从沉寂走向富足,葫芦岛在巨变中擦亮羽翼,静候冲天一鸣。

那一夜,枕着莲花洋的涛声,我睡得特别沉,特别香甜。

诗风雅韵

怀春

(外二首)

□竺革

三月春来早,
桃花李花闹;
柳枝轻轻摇,
南风咯咯笑;
抬头问姑娘,
羞答两颊红。

三月有感

冬笋探头出,
新燕啄泥忙;
老叟捂冬衣,
破壳还时早。

春忙

正月元宵闹,
玉兰登台唱;
盛装未褪尽,
绿肩已披上;
最喜乌鹅鸟,
筑巢置家忙。